

永平小街

□倪松高

永平街是地处如皋南乡长江北翼的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街。一条宽三四米的泥路面，雨天泥泞晴天灰，街两边是大门相对的两排稻草屋顶店房和住户。永平街虽小，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防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小街呈“丁”形，东西长不足百米，南北长只有三四十米。街的最东头是江防公社的办公大院，有两排砖墙草顶的平房。公社大院的南边是一座简易的公社卫生院，从东向西依次排列着邮政所、供销社、缝纫店、农具店、理发店、铁匠铺、小饭店、永平小学，在街的最西端是新建的江防初级中学。这就是小街的全部内容。

街东公社大院白天只有秘书在办公室，书记、社长等十多个干部都是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各自联系分管的生产大队抓生产，访贫问苦，到夜晚才回机关。

供销社是街上人气最旺的地方，只要开了门，就会有顾客。当时买物资一律要票证，布票、火油票、火柴票、香烟票、糖票……买东西的人多，但

买的数量不多。这个供销社承载着全公社三四万人的计划物资供应，是公社最重要的物资部门。供销社的员工都是拿国家工资的，不用下地农忙，每月都有工资收入，这在当时确是一份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业。

供销社的营业员服务态度好，总是变着法子让顾客满意。布柜有一个张姓女柜员，买布的人都说她好。递上布票，付了钱，张女士总是叫买布的人看好她用量布，量好后，总是说我再放一指宽给你，然后用剪刀剪个小口子，哗啦一撕，平整整齐，叠起来方方正正。买布的人都说老张大方，足足尺寸还多一点。其实我看过她卖布，量布时布绷得紧，其实是“公事公办”。

仅此一家的小饭店是国营的，1个经理，1个会计，1个厨师，1个服务员兼勤杂，1间大客厅内放着4张八仙桌。食客不多，毕竟吃饭要付粮票，农民钱也不多。倒是早点馒头卖得好，起早赶集的人肚子饿了，买1个馒头充饥，也不贵，2分钱1个。说起赶集，倒是颇具地方特色。有些地方是一

周一集，或者是十天一集，但江防沙田上却是天天有集。只要不下雨，每天东方才露鱼肚白就有人上街了，土街两旁店面门前都是卖东西和买东西的人，熙熙攘攘，但太阳升起一人高时，立即散市，各人得赶回家下地劳动。

小街上只有一家缝纫店，父女二人，都是城市户口，农民称之为“街上人”。女儿小芳，二八芳龄，一边打洋机（时人称缝纫机为洋机），一边唱京戏。小芳人漂亮，京戏唱得好，只要走进小街就能听到她有板有眼的唱腔，惹得上街的有些小青年总要驻足听上一段。小芳虽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豆腐西施”，却也是农民小伙口中的“洋机美女”。

街西的小学、中学，每天学子背着书包上学，也是一道养眼的风景。当时我在江防初中寄宿读书，每周回家返校都得走过小街。每当走上这百米小街时，总觉得自己也是街上人，但仅仅五六分钟，便走进了稻香棉白、鸟语花香的绿色原野中。

后来，江防修了公路，小街搬到了公路旁，原小街成为了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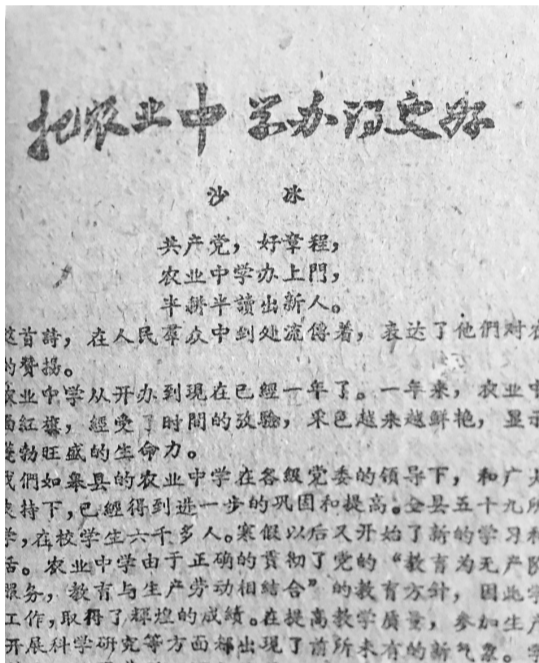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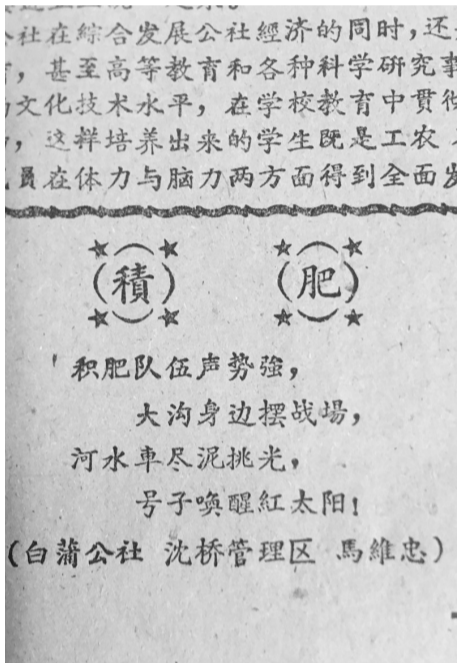
种植棉花

□施长健

如皋农民长期种植棉花、桑树。1951年，如皋县建立棉花种植场，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棉花种植得到大力发展。1968年，全县平均亩产皮棉突破100斤大关，达110斤。棉花总产量首次超过20000吨。三张黑白照片大约摄于20世纪70年代。第三幅名为《传授技术》，记录下当时县里科技人员在田间指导农民种植棉花的场景。从照片中不难看出，一位科技人员正拿着棉花，进行讲解，周围的农民们正在认真聆听。无论老少，还是男女，他们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科技人员手中的棉花——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知识渴望的一个缩影。另两幅照片《丰收》《运棉花》，再现了农民摘取棉花及工人运输棉花的忙碌景象。照片中的劳动人民，忙得热火朝天。

民谣促生产

□三木



河水车尽泥挑光，号子唤醒红太阳！

丰收来之不易，不仅要靠农民自己，还要依靠外力——坚信科技种田。时为县领导的丁学文写有一篇《摸清土壤底细 挖掘土地潜力》。文中录入一首民谣，流行于城西公社张家庄：

张家庄门口有个吉刘庄，十年就有九年荒；三天不下雨，沟底干朝天，田里起盐霜；连下三天雨，坐在家喊冤枉。自从建立了电灌站，灌溉渠旁栽了秧；从此盐霜不见了，禾苗长得青旺旺。人和土地都翻身，全靠毛主席和共产党！

这首民谣中：庄、荒、上、霜、枉、站、秧、旺、党，都押韵，因此唱起来很上口。1959年，城西公社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建有全县第一座电灌站，组织大量劳力，削平“龟背驼”，前后治理6000多亩高沙土地。这首民谣写出了电灌站的作用，同时也打破当地人民对土地的迷信思想。通过歌谣的传唱，促使人们相信科技，也引起人们对土地土质的关心。电灌站是有效的外性，但是对于土地的内性——土质的特性，耕种物的特性，农民也应该学习，确保因地制宜，才能丰收。

说及学习，如皋当时兴办农校，灌输农业知识。沙泳撰有《把农业中学办得更好》。文中录入一首民谣：

共产党，好章程，农业中学办上门，半耕半读出新人。

当时，全县拥有59所农业中学，6000多名学生。1958年寒假考试，农中与普中进行会考。11所农中作文平均成绩超过70分，11所普中作文平均成绩约68分。农业中学生生产搞得很好，各地公社党委在农业中学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农业生产经验。

歌谣口口相传，耳耳聆听，对于当时促进如皋的农业生产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1958年，如皋农业生产取得大丰收。次年春，心情喜悦的江安黄市公社社员王俊贤，创作了一首打油诗《丰收》：“禾苗根根粗，谷穗粒粒饱，掉下一粒来，打得黄狗叫。”诗中所述，稻子、谷子都长势不错。20世纪50年代末，如皋的农业生产为何能年年丰收？究其原因，不妨从当时如皋乡间流行的几首民谣说起。

石庄蔡炎公社刘西祥写有一首《田间管理要加紧》：

日暖花开好春景，一望无际绿青青；由于去年下劲干，麦子长得挺分门；要得今年更丰收，必须继续鼓干劲；各种肥料要施足，田里杂草要除尽；同志们加油干，田间管理要加紧。

这首民谣鼓励农民，抓紧时间，不遗余力，努力干活，强调农民的主动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其中施肥具有科学性，当年正在普及。白蒲公社马维忠创作过一首《积肥》，同样记录下如皋农民重视肥料的场面：积肥队伍声势强，大沟身边摆战场。

我的初中时光

□沈世银



沈世银，如皋郭园人，1987年就读于郭园初级中学，1991年就读于薛窑高级中学，1998年毕业于重庆大学。2004年从德国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回国就职于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现为上海天文台研究员。

我的初中是在郭园中学读的，时间是1987年到1991年。那段时光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校园没有围墙，三面环绕着小小的河沟，还有一面连接着农舍。学校有三排建筑，前面一排只有两间教室；中间是教室、办公室，还有两间很不错的实验室；后排是学校的生活区，师生宿舍、食堂，一应俱全。

彼时，我早晚借宿在学校周边的农户家，中午骑车回家吃饭，校园里的日子过得非常散漫，似乎有很多美好。

刚进学校，我和同学们打过泥巴仗，还被老师抓个正着；到了初二，开始有点长肌肉了，于是在操场上狠练单双杠；到了初三，有点懵懵懂懂，开始知道有同学在谈恋爱。每年春天，四周农田里有新鲜的莴苣，偷来拌上酱油就可以吃。

校园里的枇杷在夏天是永远等不到成熟的，总有“小猴子们”先爬上树摘光了。小河沟两岸的草从枯萎后，可以躺在草丛里看天、看书，有时候还能捡到鸭蛋。长长的冬夜，下了自习后，在教室里点上蜡烛，相互讲鬼故事，然后再打赌谁敢到坟地里吓唬路人。

时间一晃而过，似乎唯一记不清的就是上了些什么课。到了高中，大部分时间用来应付高考，到了大学，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又忙着去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唯有初中那段时间，慢慢地，渐渐地，静静地，在记忆中沉淀了下来，占据着

记忆的一个角落，如同老酒般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那段初中时光之所以如此深刻，还因为有一群陪伴我们成长的老。

我们入校之时，有幸遇到了一群刚刚毕业年龄比我们稍长的老师。老师中为首的是校长——姚呈明。姚校长身材高大，风度翩翩，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我不知道当年学校里的轻松氛围以及中考的优秀成绩是否归功于姚校长治校有方，但我记忆犹新的是姚校长在中考结束后给我们上了一堂课。那堂课只讲了四个字：“无事生非”，就是跟

我们说，初中毕业了，不管干什么，找点事做做，令我们终身受益。

承担学生具体管理工作的班主任大多是中年教师。从初一到初三陪伴我们的班主任就是一位女性中年老师，姓刘。刘老师家离学校很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她事无巨细，几乎知道每个同学的个性，宽严融合，把我们几个“调皮鬼”治得服服帖帖。在校时，我们对她可谓又爱又恨，私下称她为“刘姥姥”。日后，再去看她时，“刘姥姥”就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眼中和心中慈祥的“姥姥”了。我们

的班级对姥姥来说也是特殊的，因为她的女儿就在我们班级。姥姥的女儿，我们的小师妹，集容貌才华于一身，也几乎成了每个男生记忆中的“沈佳宜”。如今姥姥已经仙去，时光似乎只有在同学群中暂时停止了脚步。我们还是会一起开当年的玩笑，谈论当年的糗事，回忆当年的那群老师。我们甚至畅想过一起回去收拾那“老去”的校园，期待着将记忆中的青春复活。



全国文明城市

如皋欢迎您